

〈論説〉

从“边地”到“遍路”

——日本四国圣境的构造与迁移

钱

寅*

摘要：日本是个信仰佛教的国家。但是由于远离佛教中心，所以产生了边地情怀。由于弘法大师的生平和成就，四国地区成为弘法大师信仰的信仰中心，四国也由边地成为信仰的圣境，四国遍路也由此形成。随着宗教信仰的世俗化，四国遍路被赋予宗教修行以外的意义，参与四国遍路的动机多样化，参与四国遍路的人也越来越多。于是四国圣境开始迁移和复制，形成新四国遍路。在和五台山圣境迁移现象的对比中，可以发现中日文化在圣境迁移方面的异同。

关键词：四国遍路；边地；五台山；圣境的迁移

要旨：日本は仏教を信仰する国である。しかし、仏教の中心から遠いので、辺地の心持ちが生成された。弘法大師の生涯と業績から、四国は大師信仰の中心になった。その結果、四国は辺地から信仰の聖地になり、四国遍路も形成された。宗教的信仰の世俗化に伴い、四国遍路は宗教修行以外の意味を与えられている。四国遍路へ参加する動機が多様化し、ますます多くの人々が四国遍路に参加している。それから、四国の聖地は遷移と複製が始まり、新四国遍路が形成された。五台山の聖地遷移現象と比較する

なかで、中国と日本の文化における聖地の移行に関する類似点と相違点を見出すことができる。

キーワード：四国遍路、辺地、五台山、聖地の移行

From Border District to Pilgrimage: The Structure and Migration of the Shikoku Holy Land in Japan

Abstract: Japan is a country that believes in Buddhism. Because of the distance from the Buddhist center, there is a sense of edge. By the Life and Achievements of Kukai Masters, the Shikoku area became the center of faith for the Master's Faith. The Shikoku area have also become holy land, the Shikoku Pilgrimage have also formed. With the secularization of religious beliefs, the Shikoku Pilgrimage has been given meanings other than religious exercises. For diversification participate willingness to Shikoku Pilgrimage, more and more people are participating in Shikoku Pilgrimage. Then the holy land of Shikoku was began to migrate and copy, the new Shikoku Pilgrimage was formed. Through comparison with the phenomenon of migration in the holy land of Wutai Mount,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Japanese cultures in the transfer of the holy land.

Keywords: Shikoku Pilgrimage; border district; Wutai Mount; migration of the holy land

一、前言：研究综述与研究思路

日本の四国八十八所遍路は日本佛教非常重要的活动，也是理解日本佛教和社会文化、社会心态不可忽视的课题。目前中国学者有关日本文化和宗教的研究明显对这一课题关注不够，而日本学者对此已经有了比较深入和多层次的了解认识：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长田攻一、坂田正显与关三雄等合

著《现代的四国遍路》（学文社 2003），讲述了四国遍路的道路变化，研究了参与遍路者的心态，等等；从历史文化方面看，森正人的《四国遍路——八十八所巡礼的历史和文化》（中央公论新社 2014），详细考察了四国遍路的起源和发展，以及其宗教内涵等方面的问题；爱媛大学“四国遍路と世界の巡礼”研究会主编的《巡礼的历史和现在》（岩田书院 2013）收录了不同学者的十八篇论文，内容涉及四国遍路历史、文化的研究，以及对世界其他宗教巡礼的研究。这些研究为我们认识四国遍路提供了多维的视角，特别是启发了我们将四国遍路和其他文化的宗教巡礼活动比较研究的思路。

在日本当地的考察中，笔者发现如知多、篠栗等地方存在着新四国或新八十八所的宗教空间，这无疑能够引起我们的好奇。所谓的新四国或新八十八所是相对与元始的四国八十八所而言，实际上有些新四国的设立早在明治时代就出现了。对于这种新四国的研究，一般被日本学者置于现代四国遍路研究当中，涉及到旅游观光、宗教信仰等各个方面。不过，现有研究成果尚不能满足我们的探索欲望，我们想知道新四国或新八十八所的出现，其背后有什么样的机制或原因。

由于有不同的文化中宗教巡礼活动比较研究的可能，我们立刻联想到了中国的五台山信仰。五台山信仰是依托五台山这一自然资源，以及五台山地区佛教场所这些人文资源，而形成的信仰文化。自出现之后，五台山信仰不断向五台山以外的地区扩散，从敦煌到日本、韩国甚至加拿大等地区和国家都可以找到五台山信仰的存在。这种信仰的存在不仅仅是意识上的，也有宗教场所、信仰符号等实体。如果通过宗教圣境的概念来考察五台山信仰，那么五台山的一切自然和人文资源都可以视为五台山信仰这个整体，五台山信仰的扩散伴随而来的即是五台山圣境的迁移和重构。当我们发现四国灵场第三十一番所为日本的五台山竹林寺时，便更坚信四国遍路和新四国遍路之间的关系可以借由五台山圣境的迁移和重构这种思路来理解。以下我们将沿着这种思路，尝试着对此问题做出解释。

二、边地情节：四国的地理与佛教

四国遍路的四国，是日本的德岛县、高知县、爱媛县、香川县。这四个县组成了一个岛，四面环海，与东京、京都、奈良等政治文化中心所在区域隔海相望，独立成为一个整体，是日本四大本土岛屿之一，“四国”的说法在日本创世神话中就已经出现。在《古事纪》中四国名为“伊予之二名岛”，在《日本书纪》中名为“伊予二名洲”，是日本国诞生神话中第二或第三个出现的岛屿。在日本学习中国唐朝实施律令制的时期，四国岛分属于赞岐国、阿波国、土佐国和伊予国，故而有四国之称。日本的宗教学者五重来认为，四国地区之所以产生这种遍路巡礼文化，是因为海的信仰。这是受到中国唐代观世音菩萨雕像在跟日本随遣唐使回国的途中落入海中的传说影响而形成的，因为观世音菩萨落入了海中，所以只有在海边才能更接近观世音菩萨。如此相比于西方净土阿弥陀佛的信仰，观世音菩萨的信仰与日本人会更接近。¹在中国也一样，观世音菩萨的道场在海中的普陀山，这也是海洋信仰的表现。由于日本是一个海洋国家，日本人的食物来源很大程度要依赖海洋，因此日本自古有很强的海洋信仰，这种海洋信仰加上观世音菩萨的信仰，于是在四国地区形成了遍路的佛教信仰。

但是日本本身就是一个岛国，为什么偏偏在四国地区出现海洋信仰和佛教信仰结合的遍路文化呢？四国遍路这项活动，最初是一种修行，对自然界的信仰和宗教的修行当然也不能等同视之。因此，我们认为这种基于海洋信仰的解释，的确有一定道理，但是将问题大而化之的讨论不利于研究的深入展开。在文献的阅读中，我们发现编纂于平安时代（公元794-1192）末期的《今昔物语集》记载了这样的话“四国の辺地を通る僧、知らざる所に行きて馬に打ちなされし語”，以及“今は昔、仏の道を行ひける僧三人ともなひて、四国の辺地と云ふは伊予、讃岐、阿波、土佐の海辺の廻りなり”²，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日本历史上四国遍路曾经被称为“边地”，以致在后来相当长的时间内四国遍路仍被称为“四国边路”。当然，“遍”与“边”在日语中的音读可以是一样的，但我们还是认为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做一些

讨论。

边地，是佛教的词汇，与“中国”意义相对。《佛为首迦长者说业报差别经》云：“或有业能令众生得边地报，或有业能令众生得中国报。”³中国，在佛教中意义指的是世界佛法的中枢。早期佛教的中心在印度，恒河中游一带是婆罗门教的“旧中国”，恒河流域中之摩羯陀地方是印度文化、政治的新兴势力中心，佛陀的主要化迹也在于此，因此被佛教成为新“中国”。那些远离佛法中心，远离佛陀化迹，人们无法接受到佛陀开示的地方，相对应地被称为“边地”。丁福保编的《佛学大辞典》中这样解释“边地”：“阎浮提洲之边隅，谓之边地。又弥陀之净土有边地，五百岁中不得见闻三宝，名为懈慢界。亦曰胎宫。略论曰：‘五百岁中常不见闻三宝，安乐国土，谓之边地，亦曰胎生。’”⁴五百岁不见三宝，也就是说在边地很难接受到佛法，可以想象这会让佛教信众产生多么强烈脱离边地的欲望。

由于早期佛教的中心在印度，当佛教传入中国后，在中国信众群体中长期弥漫着边地意识。中国的佛教徒认为自己没有生在佛教中心的“中国”，这是自己前世的业力所致，一定要努力修行在来世生在“中国”。天台智者大师在《发愿文》中说：“生生世世，永离地狱、饿鬼、畜生身，永离女人身，永离边地、下贱、八难身。”⁵其中地狱、饿鬼、畜生是佛教轮回中的三恶道，与女人身、下贱身、八难身都是难以成佛的众生，生在边地的众生与这些众生并列，可见其在佛教中低下的地位，以及中国僧人深深的忧患意识。伴随边地意识而产生的，是同样具有强烈忧患意识的末法思想。生于忧患，因此中国佛教在历史发展中不断更新、丰富宗教哲学理论，渐渐地取代印度成为世界佛教的中心。⁶

了解了“边地”之后，我们再来反观日本的佛教。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再又中国传入韩、日，这是佛教向东方传播的基本路线。因为中国僧人需要向印度学习佛教，但中印之间距离遥远，因此中国僧人萌生了边地情怀。同样，日本要向中国学习佛教也要跨越很远的距离，相对于渐渐成为世界佛教中心的中国，日本无疑是一块“边地”。而相对于日本本岛，独立的四国岛又成为了“边地”的“边地”。《日本书纪》记载景行天皇之言：“其置神山

傍之虾夷，是本有兽心，难住中国，故随其情愿，令班邦畿之外。是今播磨、讃岐、伊予、安艺、阿波，凡五国佐伯之祖也。”⁷可见，当时讃岐、伊予等地被视作日本“中国”邦畿之外的“边地”。

由此，我们借助佛教中“边地”的概念，来理解为何“四国遍路”在早期会有“边地”之称。四国被视为边地，是因为其远离佛教中心，加之四国四面环海，而海的另一边就是新兴的佛教中心——中国大陆，故而在四国的佛教信仰中凝结成深厚的边地情怀。边地情怀在佛教的修行中有着特殊的意义，生在边地本来意味着信徒不能接触到佛法，但现状又是已经接受到了佛法的熏习，那么有着边地情怀的信徒会产生强烈的宗教认同和修行欲望。在传统的四国遍路行为里，遍路者的服装是一种“白衣はいわゆる死装束で、巡礼が他界（聖なる世界）を行く者であることを象徴する”⁸，这似乎意味着遍路参与者在修行上“向死而生”。从佛教和“边地”的角度来理解，死是脱离边地的重要途径，死后要么往生西方净土继续修行，要么通过修行得到能够报生“中国”的业。六十岁被日本人视作“還曆”，即中国的一甲子，“還曆”之后将走进新的人生。所以很多日本人选择在六十岁时参加四国遍路，寓意旧人生的结束，新人生的开始。有了这样的思考，我们就能理解为何这种徒步巡礼的修行会在四国出现，因为这是精进修行的一种表现，其诉求是脱离边地。这也为四国从边地到圣境提供了条件，通过宗教信仰的努力逐渐将四国地区构建成重要的宗教圣境。

三、圣境构建：四国遍路信仰的形成

一般说到四国遍路的形成，首先就要讲到弘法大师。弘法大师（公元774—835），法名空海，密号遍照金刚，弘法大师是他的谥号。空海出生于奈良时代末期的赞岐国屏风浦，是唐密第八代祖师，也是日本佛教真言宗的开山祖师。空海儿童时期即有神童的美誉，少年时代便学习中国儒家的经典，后来转向研究佛教，作《三教指归》。空海二十二岁在奈良东大寺受具足戒，三十岁时在奈良久米寺东塔下发现《大日经》，因为不能完全明白里面的内

容，便发心渡海入唐求法。日本延历二十三年（公元804），空海随第十七次遣唐使出发来到长安。唐永贞元年（公元805），空海在青龙寺东塔院见到唐密第七代祖师惠果阿闍黎。在惠果门下，空海系统学习了唐密的精髓，并临胎藏界大曼荼罗受五部灌顶，临金刚界大曼荼罗受五部灌顶，最后接受了传法阿闍黎位灌顶。惠果圆寂之前，将胎藏界和金刚界等大曼荼罗十幅以及《金刚顶经》等密教经典，还有一些法器法宝付法于弘法大师。空海在惠果门下仅仅半年左右，便接受了惠果和尚的倾囊相授，可见惠果对这位来自东瀛的学僧格外器重。因此，在惠果圆寂后，唐宪宗邀请空海为其撰写碑文。到会昌法难时，空海回到日本，为天皇开坛灌顶，并以高野山金刚峰与东寺为真言宗的根本道场。日本的真言宗自此确立。日本承和二年（公元835），空海在高野山入灭，相传其肉身至今仍封闭于高野山奥院的石洞中。

空海在日本文化上的影响是巨大的，日本文化上的“大师信仰”和“四国灵场”都与其密切相关。通过空海的生平来看，从出生到修行再到弘法，空海与四国地区都有着天然的联系。因此，四国作为被信仰者的遗迹，而被赋予相应的灵力。流传至今的四国八十八所，即是空海的八十八个遗迹寺。空海由唐密的正宗祖师成为日本真言宗的开山祖师，这意味着日本不再是与佛教中心隔绝的边地，空海主要活动的四国地区也不再是“五百岁常不见三宝”的边地。由于弘法大师空海在日本文化中的神圣地位，四国又是空海遗迹的中心地区，四国有了从边地逐渐成为圣境的可能。

当然，从边地到圣境，是一个被信众不断构建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四国圣境的构建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四国巡礼的指南手册直到江户时代才出现，如宥弁真念的《四国徧礼功德记》、伊予史谈会的《四国遍路道指南》，这意味着四国圣境渐渐构建完成。我们知道，完整的四国遍路要依次参拜完八十八个寺院。这八十八个寺院因为分布于四个县，因此又按佛教的教义划分为四个道场：发心道场（德岛县的一番灵山寺到二十三番药王寺）、修行道场（高知县的二十四番最御崎寺到三十九番延光寺）、菩提道场（爱媛县的四十番观自在寺到六十五番三角寺）、涅槃道场（香川县的六十六番云边寺到八十八番大窪寺）。这样整个巡礼的过程是一种巡回式的朝拜，

从四个道场的命名和次序上看，无疑暗示了整个佛教的修行历程：首先要发起菩提心，其次要认真的老实修行，然后才能获得菩提智慧，最终实现究竟涅槃的宗教目标。一般来看，圣境有两种：一种是用于祈福的圣境，如湄洲岛的妈祖信仰圣境，这是依托于信仰神灵的灵力；另外一种是修行圣境，如日本的四国圣境、中国的五台山圣境，这虽然也依托信仰对象的灵力（弘法大师、文殊菩萨等），但主要是在灵力的加持下自主修行的场所。

从感官上看，一个宗教圣境的要能给身处其中的修行者以感官上的冲击。四国圣境在感官上的构成应该具有五个要素：视觉方面，有佛像、建筑、庭院、灯具、朱印等；听觉方面，有梵钟、诵经等；嗅觉方面，有焚香等；触觉方面，有洗手、转经、抚触佛像等；味觉方面，有当地的泉水、土特产、接待品等。⁹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味觉是人体眼、耳、鼻、舌、身这五个部分发生作用，这五个方面实际上是佛教中的色、声、香、味、触五蕴，而这五个方面集合在一起就是佛教中“法”的内涵，色、声、香、味、触、法合为佛教的“六尘”。在佛教中，六尘可以熏染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这“六识”。六根、六尘、六识合为佛教的“十八界”，是佛教中重要的思想。因此，我们可以说，四国圣境的构建是围绕眼、耳、鼻、舌、身、意六根而构建，通过色、声、香、味、触的作用帮助修行者体悟佛法。

当宗教世俗化之后，四国遍路活动中，宗教的修行意义逐渐削弱，其他衍生的社会心态逐渐出现。通过学者的调查研究，发现参加遍路活动的人群中，53.4%是为了供养已死的祖先，46.2%是为了祈求家内平安，29.3%是为了祈求健康，17.8%是为了修养精神，11.1%是为了疗养疾病，此外还有观光、社交、祈求生意兴隆、祈求孕产平安、解决麻烦问题等很多动机。但是其中以信仰和修行为动机的人，只占其中的31.8%。¹⁰可见四国遍路的修行意义在发生削弱，已经不是参加四国遍路活动的主要目的了。不过，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因为宗教世俗化的推进，佛教的信仰和修行被广义化了。弘法大师的信仰从佛教内部扩展至佛教外部，成为日本人主要的信仰文化之一，这些祈福的行为同样可以视为佛教信仰和修行的世俗化表现。

尝试言之，四国圣境的构建，是一个从边地到圣地的宗教构建过程。构建四国圣境这样一个佛教圣境，需要从佛教所言的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入手，进而以六尘熏染六识增上信众的修行。在四国圣境的发展中，修行的意义逐渐削弱，世俗的信仰意义渐渐增强。于是，四国遍路的行为动机多样化，不再单纯以修行为目的。由此带来的影响是想要参与进四国遍路活动当中的人越来越多。通过考察我们也能发现，四国遍路已经吸引了更广泛地区的日本人和外国人参加。但是如果想要参加四国遍路的活动，又由于条件所限没有办法集中时间专程到四国岛来参加，该怎么办呢？我们以为，这是促成新四国遍路形成的原因。

四、圣境迁移：新四国遍路的复制

在日本有三大新四国灵场，分别是知多新四国灵场、小豆岛新四国灵场和篠栗新四国灵场。除此之外，在日本占领台湾时，链野芳松等人在台北设立了台北四国八十八所灵场。这些新的四国圣境，复制和迁移了元始四国圣境的功能和场所。以篠栗为例，位置在大城市福冈近郊，每年来访的人数超过20万，设立的目的就是为了照顾无法去元始四国圣境遍路的人。¹¹这种功能和场所的迁移在台北新四国圣境表现的最明显，占领台湾的日本人想去元始的四国参加遍路活动，但重洋隔阻必然不容易参加，因此便把四国圣境搬到自己的附近，这样就能满足这一宗教意愿了。

日本四国遍路的第三十一番所是五台山竹林寺，这显然是中国五台山信仰的表现。这个现象提醒了我们在研究四国圣境的迁移和复制时，可以和五台山圣境的迁移和复制进行比较。旧时，日本遣唐使来到中国，五台山是重要的目的地。因为五台山在唐代已经成为佛教主要的圣境，所以是日本僧人源源不断地来朝拜，其中著名的僧人有空海、圆仁、慧萼、奝然等等。中国人自己也有强烈的五台山信仰，朝拜五台山也是很多佛教信众的愿望。但是，想要去五台山的人很多，能够去五台山的人就比较少了。那么要想满足更多来不了五台山朝拜的信徒，就得对五台山的圣境进行相应的迁移和

复制。在中国境内，吐蕃时期的敦煌出现了《五台化现图》，并且敦煌遗书中也保存了《五台山赞》、《五台山志》、《五台山行记》等，关于五台山的文献，这反映了敦煌地区五台山信仰的繁荣，也是将五台山的形象搬迁到敦煌，使与五台山距离较远的敦煌地区内信众能够通过这些文献和图画满足朝拜的愿望。在西夏地区，也曾出现过五台山，清人张鉴《西夏纪事本末》卷首的《西夏地形图》，贺兰山中就标有“北五台山寺”。¹²除了中国境内以外，在新罗也出现了五台山信仰，并按照东南西北中五台的方位试图还原五台山圣境的场所。在日本裔然和尚在公元968年从中国请来文殊菩萨后，在日本京都西部开展了建立新的日本大五台山清凉寺的运动，由于各种原因所限，最终在嵯峨野建立了五台山小清凉寺。¹³在东亚地区以外，随着华人的流动一些欧美国家的佛寺中也会出现五台山的牌位或圣物，从功能上看也解决了信仰者想来参拜五台山但无法亲临五台山的矛盾。

从五台山圣境的迁移上看，通过信众的想象和重现在远离五台山的地方构建起异乡的信仰空间。¹⁴这种重构的五台山圣境，并不一定具有如同五台山原始圣境的场所，但是都具有与五台山相关的文化符号。五台山信仰的背后，其核心内容是基于文殊信仰的佛教信仰。因此这些能够发挥五台山圣境宗教功能的文化符号，也就成为文殊信仰的文化符号。在简单了解五台山圣境迁移的基本情况之后，我们再反过来看日本四国圣境在迁移和复制的过程中有什么异同。

首先，四国圣境的构建是基于日本弘法大师信仰，这与五台山圣境构建基于文殊菩萨信仰类似。在迁移和复制的过程中，弘法大师信仰一直存在，换句话说一旦弘法大师信仰消失了四国圣境就随之消失，迁移和复制而成的新四国圣境也就不存在了。同样，如果五台山圣境中的文殊菩萨信仰不在了，五台山就从圣境变为普通的山川，一切由迁移而来的新五台圣境也随之消亡。

其次，四国圣境在迁移中复制是最主要的重建形式。四国八十八所在迁移的过程中，被复制到新四国圣境，从建筑形式和寺庙命名上都无限地靠拢原始四国圣境。也就是说，四国圣境的迁移是把整个四国空间全部迁移复制

到新的场所，之前所讲的眼、耳、鼻、舌、身五个方面的要素也都全部复制。这与五台山圣境的迁移不同，五台山圣境的迁移很大一部分只是符号化的迁移。五台山圣境的迁移可以浓缩为一座寺院、一块牌匾或牌位，但从中获得的功德与空间迁移是没有差别的。

第三，从圣境迁移的功能上看，都是为了方便无法亲临圣境的信徒或信仰者，能够同样享有圣境的功德。这是五台山圣境与四国圣境迁移都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且主导迁移的群体都是信仰者。

最后，四国圣境中有五台山圣境迁移的踪迹。这就是我们说的第三十一番所五台山竹林寺的建立，正是五台山圣境往日本迁移的实例。这说明了，四国圣境与五台山圣境有重叠的部分，而四国圣境中弘法大师信仰与文殊菩萨信仰有交错的部分。

通过与五台山圣境迁移所作的比较，我们进一步了解了新四国圣境构建的特点和复制的形式。在这种异同中，我们也能感受到中日文化和思维上存在的异同。相似的地方是中日之间都存在对佛教的信仰或宗教人物的信仰，这种信仰是通过文化间的交流而形成的。不同的地方是中国人在圣境迁移中所体现的思维模式更加抽象，而日本人在圣境迁移中则体现了具象的思维模式，因此中国把五台山圣境符号化迁移，日本将四国圣境空间复制。

五、结论

通过简单的讨论，我们对四国遍路和新四国遍路的问题有了新的看法。四国圣境的产生是从边地情怀到信仰中心的转变，其中弘法大师是赋予圣境神圣性的关键人物。四国圣境的围绕着日本弘法大师信仰文化，利用佛教的基本教义，构建出了一个由六根、六尘、六识组成的十八界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可以获得对修行的加持和增上。但是随着宗教世俗化的进程，四国遍路的动机逐渐从修行信仰向世俗信仰转化。于是随着动机的广泛化，四国遍路的参与者不断扩充，同时无法赶来参加四国遍路活动的人也在不断增多。为了满足这部分不能参与四国遍路的人，新四国圣境应运而生。新四国圣境的

出现，是对元始四国圣境的迁移和复制。与中国五台山圣境的迁移相比较，四国圣境的迁移模式是整体空间的复制，而五台山的圣境迁移是符号化、象征化的过程。

注释：

*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日本爱知大学中国研究科博士后课程。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2016年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资助计划成果。

- 1 五来重：《四国遍路の寺》，角川书店，1996年。
- 2 森正人：《四国遍路——八八ヶ所巡礼の歴史と文化》，中央公论新社，2014年。
- 3 瞿昙法智译：《佛为首迦长者说业报差别经》卷一，大正藏第1册。
- 4 丁福保：《佛学大辞典》，上海书店，1991年。
- 5 智顓：《天台智者大师发愿文》卷一，卍续藏第55册。
- 6 参见陈金华：《东亚佛教中的“边地情结”：论圣地及祖谱的建构》，收录于氏著《佛教与中外文化交流》，中西书局，2016年。
- 7 坂本太郎等校注：《日本书纪》卷七“景行天皇”，岩波书店，1965年，上册，第313页。
- 8 白木利幸：《巡礼·参拜用语辞典》，朱鹭书房，1994年。
- 9 浅川泰宏：《圣なるものを見る、聞く、抚でる》，收录于《巡礼の历史和现在》，岩田书院，2013年。
- 10 长田攻一等：《现代的四国遍路》，学文社，2003年，第331页。
- 11 Lamotte, Charlotte：《篠栗新四国灵场的现代修行活动》，《庆应义塾大学大学院社会学研究科纪要》，2014年 NO.77。
- 12 杨富学：《西夏五台山信仰斟议》，《西夏学研究》2010年1月。
- 13 郝祥满：《日本的五台山信仰探讨》，《中国石油大学学报》2006年8月。
- 14 张书彬：《神圣空间的建构与复制——以中古时期“文殊—五台山”信仰在东亚的传播为中心》，《美术学报》2015年11月。

参考文献：

- 1 五来重：《四国遍路の寺》，角川书店，1996年。
- 2 森正人：《四国遍路——八八ヶ所巡礼の歴史と文化》，中央公论新社，2014年。
- 3 瞿昙法智译：《佛为首迦长者说业报差别经》，大正藏第1册。
- 4 丁福保：《佛学大辞典》，上海书店，1991年。
- 5 智顓：《天台智者大师发愿文》，卍续藏第55册。
- 6 坂本太郎等校注：《日本书纪》，东京：岩波书店，1965年。

- 7 白木利幸:《巡礼·参拜用语辞典》,朱鹭书房,1994年。
- 8 爱媛大学“四国遍路と世界の巡礼”研究会:《巡礼的历史和现在》,岩田书院,2013年。
- 9 长田攻一等:《现代的四国遍路》,学文社,2003年。
- 10 Lamotte·Charlotte:《篠栗新四国灵场的现代修行活动》,《庆应义塾大学大学院社会学研究科纪要》,2014年 NO.77。
- 11 杨富学:《西夏五台山信仰斟议》,《西夏学研究》2010年1月。
- 12 郝祥满:《日本的五台山信仰探讨》,《中国石油大学学报》2006年8月。
- 13 张书彬:《神圣空间的建构与复制——以中古时期“文殊—五台山”信仰在东亚的传播为中心》,《美术学报》2015年11月。